

漢

書

爰盜鼃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鼃古朝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班固

漢書四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盜音一浪反

故為羣盜徙安陵

師古曰羣盜者羣衆相隨而為盜也

高后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盜

兄噲任盜為郎中

如淳曰盜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

絳侯為丞相朝

罷趨出意得其

師古曰意其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盜進

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

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方吕后時

諸吕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師古曰言微細也

是時絳

侯爲太尉李兵柄

師古曰執兵權之本

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

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

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

師古曰如似也

臣主失

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師古曰莊嚴也

已而絳侯望盜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

師古曰望責也

之也盜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

請室

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

諸公莫敢爲言唯盜明絳侯無

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廼大與盜結交淮南

厲王朝殺辟陽侯

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

居處驕甚盜諫曰諸侯

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

師古曰適讀曰謫

上弗許淮南王益

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

送盜時爲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

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霜露行

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

上不聽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

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

上輟食哭甚哀

師古曰輟止也

盜入頓首請罪

師古曰自責以不強諫也

上

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盜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

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

世三者何事盜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

下不交睫解衣

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睫音接

湯藥非陛下口

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

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

師古曰顓與專同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

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

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

孟康曰孟貴夏育皆古勇士也

陛下至代邸

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

師古曰鄉讀曰嚮

夫許

由一讓

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

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

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

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亟解盜繇此名重朝

廷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盜常引大體忼慨官者趙談以數幸常

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盜曰君衆辱

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

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其過惡

於是上朝東

宮趙談驂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

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

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

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盜搥轡

師古曰搥與擊同

上曰將軍怯

邪盜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末

邊恐墜墮也

百金之子不騎衡

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

聖

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

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

馳不

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

坐

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

及坐郎署盜引卻慎夫人坐蘇林

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卧反

慎

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廼妾妾

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

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戚夫人

也於是上廼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

金五十斤然盜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

西都尉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

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

今絲欲刻治

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

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

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

師

曰無何言更無餘事

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

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

盜還媿其吏

師古曰慙不見禮也

乃之丞相舍上謁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求見丞相丞相良父乃見因跪曰願請閒

師古曰欲因閒隙私

有所白也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

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盜即起說曰君爲相

自度孰與陳平絳侯

師古曰度計量也與猶如也

丞相曰不如盜

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

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材官蹶張遷

為隊帥

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

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

書跡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

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日聞所不聞

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

以益聖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

師古曰箝箝而也音其炎反

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

客盎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

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

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為庶人

吳楚反聞

師古曰聞聞於天子

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

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

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如淳曰

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

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

如淳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

錯猶與未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人有告盜盜恐夜

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

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

嬰

入言上廼召盜盜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

以謝吳可罷上拜盜為泰常竇嬰為大將軍兩

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

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盜以泰常使吳吳

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

盜軍中初盜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盜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

通廼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遂以侍者賜之復

爲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爲司馬

師古曰爲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盜廼悉以其裝贖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贖謂

所贖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醪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

南陬卒卒皆卧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鄰司馬夜引盜

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

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見者也盜乃蘄

謝曰公幸有親

文穎曰言洪有親老

吾不足繫公

師古曰索古累字也音力瑞反

司

馬曰君弟去

師古曰弟但也

臣亦且亡辟吾親

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

音避

君何患廼以刀使帳道從醉卒直出

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

而開今通道得止也

司馬與分背

師古曰一時各去也

盜解節旌懷之

如淳曰不欲令

人夜步行七十里

如淳曰著屨步行而逃亡

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

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乏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

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

子平陸侯禮爲楚王以盜爲楚相嘗上書不用盜

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

師古曰湛讀曰沉

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

吾聞劇孟博徒

服虔曰博徒之徒也

將軍何自通之盍曰劇孟

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

師古曰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

夫一旦叩門不以親

為解

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疎矣

不以在亡為辭

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

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

孟

文穎曰心季布弟也

今公陽從數騎

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

一旦

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

多盍

師古曰多猶重

盍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

欲求為嗣盍進說其後語塞

師古曰塞不行也

梁王以此怨

盍使人刺盍刺者至關中問盍稱之皆不容口

師古

曰稱美其德
口不能容也

廼見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

如淳曰曹輩也

備之盜心不樂家

多怪廼之梧生所問占

蘇林曰音梧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

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

晉灼曰音晉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晉音是也潘岳

西征賦乃讀爲錯
雜之錯不可依也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師古曰軹縣之儒生

姓張名恢錯從
之受申商法也

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

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六
百石吏主故事

錯爲人峭直刻深

師古曰峭字與峭同峭謂

峻陋也音
千笑反

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

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

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

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

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

師古曰初爲舍人又爲門大夫

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

之後者以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瓚說是也公

孫弘云擅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

故人主知

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

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

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

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

以知事爲也

師古曰言何用知事

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

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

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

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

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竒馭射伎

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

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

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

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

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

筭若囊橐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

之盛物也

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

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

略畜產

師古曰毆與驅同

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

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師古曰益奮厲也

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

師古曰永挫折也

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

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

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

起

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

其衆而法曰大冇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

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